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三

起強圉大淵獻盡屠維赤奮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

晉書職官志曰

四征起於漢代謂此

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

不利

數所角翻徼一遙翻

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

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兆
賢曰湖縣故城在今號州湖城縣西南

要馮異共攻赤

眉

要一遙
翻下同

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

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卒讀曰猝
下卒起同

上今

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澠彌
充翻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

萬成計也

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萬事萬
成言美無遺計也要一遙翻

禹弘不從弘

遂大戰移日

言日景
移也

赤眉陽敗棄輜重走

重直
用翻

車皆載

土以豆覆其上

覆數
救翻

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

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

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復扶又翻
敗補邁翻

死傷者三千餘

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谿阪

杜佑

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永寧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由此鄭道元云曹公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

守

復扶又翻

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

春陵節侯

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廟

壬午

大赦

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上時掌翻下同

詔

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

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

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所以示弱也

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

異乃縱兵大戰日是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

不復識別

卒讀曰猝復扶又翻別彼列翻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

底

崤谷之底也賢曰即崤阪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降男女八萬人

降戶江翻

帝降

璽書勞異曰

勞力到翻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賢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

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余按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方論

功賞以答大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

嚴陳以待之

陳讀曰陣

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

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

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

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受

積兵甲宜陽城西與

熊耳山齊

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

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宋白曰宜陽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

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

令縣廚皆賜食

宜陽縣廚也

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

帝改洛為雒

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
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

彊其
兩翻

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

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樂音
洛

故不告衆耳今

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
鐵之錚言微有剛利也

錚初耕翻佼佼古巧翻詩佼人僚兮今相傳
胡巧翻言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

戊申還自宜

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

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

中

趙王良帝叔父也以盆子為其國郎中

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

食其稅終身

賢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桓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

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

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

殺祿

更始事見上卷元年為于偽翻

自繫獄帝赦不誅二月劉永立董憲為

海西王

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

永聞伏隆至劇

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

地杜佑曰漢劇縣故城在壽光縣南

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

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

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二州青州徐州也

隆不

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

間古

覓翻使疏吏翻

臣隆奉使無狀

賢曰言罪大也

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

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

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

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

賢曰累托也音力偽翻

陛下與

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

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菑川十二郡

帝幸懷 吳漢

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

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

洛州濟源縣東南蓋古蓋翻

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為大司徒

涿郡太守張豐反

郡國志涿郡在碓陽東北千八百里

自稱無上大將軍

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

賢曰跋扈猶言暴橫也

吾策其無穀必東果

來歸附今度此反虜

度徒洛翻

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

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

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

考

異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按霸明年乃為尚書令蓋

追劾之

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

遺于

季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

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

堵陽景帝改為

奉逃歸滎陽董訢降

訢音欣降戶

夏四

順陽二說不同

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

去

奉禽祐今
因祐而降

帝憐奉舊功臣

奉鄧晨之兄子也

且釁起吳漢

事見上卷

上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

背滿妹翻

暴師

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

陳讀曰陣

兵敗乃降

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延岑既破

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

田王歆據下邳

賢曰秦武公伐邾戎置以隴西有上邳故此云下

芳丹據新豐

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乘

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

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

角姓也漢有角善叔汧苦

堅駱延據塾屋

塾屋音舟室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史記秦之先有大駱

任良據鄆

鄆音戶

汝章據槐里

汝姓也商有汝鴉汝方春秋晉有汝齊汝寬

各

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

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

異自峭谷之勝引兵而西且戰且行進屯上林苑中

延

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

來降

保與堡同

岑遂自武關走南陽

走音奏

時百姓饑餓黃金

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

委於偽翻輸春遇翻

馮異軍

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

并送縑縠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

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

帥所類翻

散其衆歸

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

鮪于軌翻邯下甘翻

其餘悉平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

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

周建劉永將也

漢迎與

之戰不利墮馬傷鄒還營

鄒與滕同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

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

三軍之氣以將為主故云然

漢乃勃然褰創而起

創初良翻

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

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

反音幡蓋
古盍翻

吳漢

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睢音
雖

車駕自

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

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

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

與戰于穰

地理志穰縣
屬南陽郡

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

豐合豐以女妻之

走音奏妻
七細翻

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

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

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復有東陽縣非此

地也余據郡國志南陽消陽縣有東陽聚

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

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

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

縣界北水經注沔水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

而劉歆孫龔為

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

前此帝嘗用竟為侍中說輸芮翻

仲况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

樂音洛

秦豐拒岑彭於鄧

地理志鄧縣屬南陽郡春秋之鄧國也

秋七月彭擊破

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楊

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

此沛郡之鄧縣也賢曰今亳州縣音在何翻

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

降

姓譜齊大夫慶氏之後

蘇茂周建犇垂惠

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在今

亳州山桑縣西北一名禮城杜佑通

共立永子紆為梁

典曰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

王佼彊犇保西防

佼古巧翻又音効

冬十月壬申上幸春陵祠

園廟

春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

耿弇從容言於帝

從千容翻

自請北

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十一月

乙未帝還自春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衆

十餘萬

廬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

姓譜邾子

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為氏後避難去邑漢功臣表有軟侯來蒼歙許及翻

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

子陽公孫述字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

西州方畧未知所在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

始起以漢為名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

之信

楊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

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

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

使疏吏翻下同

囂既有功於漢

又受鄧禹爵署

事見上卷元年

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

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

藉之甚厚

賢曰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

陽延岑復寇順陽

郡國志順陽縣屬南陽郡順水東南入蔡括地志順陽故城在鄧州

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郢邑也復扶又翻下同

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犇漢中

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田戎聞秦豐破恐

懼欲降

降戶江翻下同

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

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

如掌喻其狹也

不如且

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吾降

決矣

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

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

江沔沔上黎丘

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沔沔而上可至黎丘也上時掌翻

辛臣

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于岑彭

間古菟翻

而以書招戎

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坼

周禮華氏凡卜以明火藝焦吹其煖契以授卜師鄭玄

曰煖煖用荆華之類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華

時髓翻煖哉約翻

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

煖音俊又子寸翻

歸夷陵 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已巳幸臨平

賢曰縣名屬鉅

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

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

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

賢曰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

蓋當土強宗豪右鬲音草余謂守長者守鬲縣長非正官也長知兩翻下同

諸將爭欲攻之

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

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

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

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

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從子容翻

漁陽邊外荒耗

邊外者邊

於外夷也

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

易以政翻

誠臣之

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

耿弇征虜將軍祭遵

祭則界翻

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

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

為天子

西都有方士東都因稱為道士好呼到翻

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

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

傍人為椎破之

為子偽翻下同

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

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

況與寵同有助漢之

功事見上第三十

九卷更始二年

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

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

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

陽鄉

賢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陽鄉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宋白曰良鄉在燕為中都漢為

良鄉縣

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

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

丁亥上幸譙

考異曰袁紀六月幸譙今從范書

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

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

賢曰前書賁赫音肥今姓作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 憲聞之自郟圍

之 賢曰郟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東北郟音談 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

龐萌在楚 楚彭城也 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 賢曰擣擊也余

謂擣擣虛也此兵法 所謂攻其必救也 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

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

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郊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戊午上幸壽春

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

遣揚武將軍

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

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地理志廬江郡治舒

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

侯霸獨能保全其郡

郡國志臨淮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帝徵霸會壽春

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

少詩

霸明習故事

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冬十月甲寅

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

閑相善

援與述皆茂陵人說文曰閑閑也戾肝翻

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

援制都布單衣

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開

之東西謂之禪衣為于偽翻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驚旗旋騎

驚旗註見十三卷文帝元年旋騎旋頭騎也秦穆公伐南山大梓有一青牛出走入

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旋頭騎以前驅警蹕

就車磬折而入

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達曰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

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式亦當然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樂音洛

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周公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

與圖成敗

反修飾邊幅

賢曰言若布帛修整其邊幅也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

天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

言志識褊狹如

坎井之蛙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方謂雒陽也

囂乃使援奉

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

中黃門宦者也屬少府

帝在宣

德殿南廡下

廡音武堂下周屋也

但幘坐迎笑

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

有頌所以安物詩曰有頌者弁謂此也秦加武將首飾為絳袖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櫟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蔡邕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

少相善

少詩照翻

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

陞戟謂衛者持戟夾陞也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說去聲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

不可勝數

盜名字謂僭竊位號稱帝稱王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勝音升

今見陞

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太傅卓

茂薨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

宛於元翻

岑彭攻秦豐三歲

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

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

降戶江翻下同

乃使朱祐等代岑

彭圍黎丘使岑彭傳俊南擊田戎公孫述聚兵數十

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

守式

又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

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

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程

烏與呂鮪徇三輔三年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按本紀四年馮異與述將程烏戰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今年為三年焉作烏耳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

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

德義思相結納

樂音洛

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但驚馬鉛刀不可強扶

賢曰周禮校人掌六

馬驚馬最下者也說文鉛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言驚馬鉛刀不可強扶而用也強其兩翻

數蒙伯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十五

一顧之價

戰國策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

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數所角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

御讀曰禦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賢曰躑躅猶踟躕也毛晃

曰躑躅跳也躑直炙翻躑直録翻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

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

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賢曰秋一歲中功成之時故舉以為言

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賢曰事見史記

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

間古覓翻下同

其後公孫述數遣將

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推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

安王印綬授囂

扶安謂相扶助而安也

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

復扶又翻

泰山豪傑多與張步連兵吳漢

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

郡國志泰山郡在

雒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

歸隴右

考異曰袁紀曰援與拒蜀侯國遊先俱奉使遊先至長安為仇家所殺其弟為囂雲旗將軍

來歎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
囂使被殺者周遊也不在此時

隗囂與援共卧起問

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燕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伏閣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

賢曰此論語孔子自言已之所行也

今上好吏事

好呼到翻

動如節度又不

喜飲酒

喜許記翻

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復扶又翻

二

月丙午大赦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

校戶教翻

馬

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

敗補邁翻
呼火故翻

霸曰

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

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

恃

馬武為捕虜將軍

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

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

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

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

悉兵而出攻也

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

斷丁管翻

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

復扶又翻挑徒了翻下同

霸堅臥不

出方饗士作倡樂

倡音昌

茂雨射營中

射矢如雨也射而亦翻

中霸

前酒樽

中竹仲翻

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

擊也

易以鼓翻

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戰以徼一時之勝

數所角翻徼堅堯翻又一違翻

今閉營休士所謂不

戰而屈人兵者也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

言

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

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

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

與董憲合劉紆

犇佼彊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數為惡夢

數所角翻

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

蘭卿質漢歸不信之

子后蘭卿歸見上卷二年質音致

使將兵居外無

親於中寵齋在便室

賢曰便坐之室非正室也

蒼頭子密等三人

賢曰

秦呼民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于良人也

因寵卧寐共縛著牀

著直略翻

告外

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

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

頰

捽昨沒翻

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

趣讀曰促賢曰呼奴為將軍者欲其

救已也呼火故
翻為于偽翻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

妻七細翻

家中財物皆以與若

若亦汝也

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

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

被皮義翻加馬以鞍勒曰被馬

使

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

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日閤門不開官屬

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

怖普布翻

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

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

國師以寵所署置也蓋遵王莽之制

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

伯通彭寵字也

子密之戕君同歸

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

王度猶言王法也

反

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

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義

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縶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來奔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鉤

無乃

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

郡國志漁陽郡在
雒陽東北二千里

伋承離

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

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于

上谷

郡國志上谷郡在
雒陽東北二千里

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

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

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
唐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

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
今黃縣東百三十里朝直遙翻請音才性翻又如字

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賊于平原

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

一千三百里

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

郡國志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里

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

平敵將軍龐萌

為人遜順

前作平狄將軍

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

論語孔子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為諸侯

龐

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

下遐

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

考異曰東觀記漢

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

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延傳言幸而得免與彼不同今從延傳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

王屯桃鄉之北

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西北

帝聞之大

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

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睢陽梁國

都郡國志在雒陽

東南八百五十里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

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考異曰袁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郡吏劉平伏太

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

號戶刀翻下同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龐

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

孔穎達曰更息曰蘇言氣絕而更息也

渴求

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

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

伐蜀以夾川穀少

夾川猶言夾江也江太川也

水險難漕留威虜將

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

地理

志夷道縣屬南郡

自引兵還屯津鄉

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

當

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

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于今乎

從子容翻復扶又翻

將承運迭

興在于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

諸侯從政

師古曰言諸侯之國各自為政

本根既微枝葉彊大

本根謂王室枝

葉謂諸侯

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

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

家

師古曰假音工暇翻又工雅翻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

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不得罪

于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朝直逞翻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成咸稱劉氏不

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器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于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

師古曰拊偏持其足也居蟻翻

時民

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為于偽翻風讀曰諷

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論語所載

洎

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

洎其冀翻契息列翻

劉氏承

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

事見七卷秦二世元

年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

無本功德不紀

師古曰不紀言不為人所記

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

屈起特起也

屈求勿翻俗見高祖興于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仲馮曰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悲夫

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

師古曰隸賤隸

飢寒

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虞昌呂翻故雖遭羅阮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謂項

梁項籍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師古曰質鑊也伏於鑊上而斬之也卒子恆翻

亨醢分裂亨與烹同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師古曰么麼皆微小之稱也么

音一堯翻麼音莫可翻而欲闇奸天位者乎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

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卒讀曰穉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事見九卷

高祖元年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

全宗祀于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春秋史書

記事之
總稱

而況大丈夫之事，庫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分扶問
翻下同

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

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于行陳。

洗息典翻
行戶剛翻

陳請
曰陣收陳平於亡命。

事並見
高帝紀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

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

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覲。

覲音冀
覲音俞距

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

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器不聽彪遂避地

河西竇融以為從事

漢制將軍府及司隸
刺史郡守皆有從事

甚禮重之彪

遂為融畫策

為于
偽翻

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

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

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

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

說輸芮翻
復扶又翻

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

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

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

從子容翻

高可為六國下不

失尉佗

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徙何翻

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

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

見賢通翻

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

谷永書見三十

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賀良事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

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元二年

應其占

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成帝綏和二年歆字子駿意在改名之後

及莽末西門

君惠謀立于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

真汝主也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識楚譜翻

此皆近事暴著

暴步木翻毛晃曰顯

示也又如字義同

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

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

等奉書詣洛陽

時衆推融為大將軍故置長史

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

以招之

先悉薦翻遺于季翻

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

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

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言左

投則蜀重右以此言之欲有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
投則漢重也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

定開兩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天下未并吾與爾絕

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

計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

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時未置七郡光

武據後來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扶自適已事而已因

置郡言之

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

萬里之外 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出降輜車

送雒陽吳漢劾祐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董

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

桃城

桃城即桃鄉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

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

重直用翻

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

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

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音抗甫

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

復行十里宿任城

復扶又翻任音士欲度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

去桃城六

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

挑徒了翻

帝令諸

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

郡國志東

郡去雒陽
八百里

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

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

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

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

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

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

其兵數萬人屯昌慮

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漢蕃昌慮二縣地應劭

註蕃縣即小邾國又有邾國濫城在今縣東南即漢之昌慮縣也師古曰慮音廬

憲招誘五校

餘賊與之拒守建陽

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沭縣北丞時證翻

帝至

蕃

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邦國也師古曰白袁云陳蕃為魯相國人為諱改曰

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士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反字之誤當從通

典反音孚袁翻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

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

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

降戶江翻

蘇茂犇張

步憲及龐萌走保郟八月己酉帝幸郟留吳漢攻之車

駕轉徇彭城下郟吳漢拔郟董憲龐萌走保胸

賢曰胸縣屬東

海郡今海州朐山縣西有故朐城朐音
勅宋白曰朐故城在朐山縣西九十里
劉紆不知所歸

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幸魯

魯國本屬徐州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

帝改屬豫州

軍歷下

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
曰袁紀作濟南王費邑今從耿弇傳

又令兵

屯祝阿

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縣故城
在今山往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以

縣西有禹
息故城也

別于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

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

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

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

全節縣東南

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

趣讀曰促

宣

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

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

誘音西

野兵

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

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坂上時掌翻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

陳讀曰陣

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完懼

賢曰完恐懼聲音呼勇翻

費敢悉

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

復扶又翻積子賜翻聚才喻翻

縱兵擊諸

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翻

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賢曰西安縣名屬齊

郡故城在今青州臨菑縣西北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

臨菑縣屬齊郡相

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

賢曰畫中邑名也畫音胡麥翻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澧水

因名焉水經注澧水東去臨菑城十八里

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

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

易以鼓翻

乃敕諸校後

五日會攻西安

校戶教翻

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

諸將皆蓐食

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

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

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
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
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
又復扶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
卒讀曰猝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執
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

矣遂攻臨苗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
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
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
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

即就也賢曰奔況之長子
故呼為大耿少詩沼翻

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渠帥
重異等兵

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
翻姓譜南正重之後

號二十萬至臨苗大

城東將攻奔奔上書曰臣據臨苗深塹高壘張步從劇
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

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

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

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菑縣東

與

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

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于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

陳俊分陳于城下

陳讀曰陣下同

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

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

賢曰臨菑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

視歆

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飛

矢中弇股

中竹仲翻

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

旦復勒兵出

復扶又
細下同

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

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

上來弇曰乘輿且到

乘繩
證翻

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

醢山宜翻陸德明曰

以筐盞酒賢曰濾也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

遺于
季翻

乃出

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

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

兩旁伏兵如
鳥之舒翼

人定

時步果引去

皆後謂之
人定時

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賢曰

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泰山袁宏謂之鉅昧王韶之以為巨

幾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臨朐縣西
又東北過青光縣西昧音莫葛翻

八九十里僵尸相

屬

屬之欲翻

收得輜重二千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為一兩箱輜

及輪兩兩而偶故稱兩

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

臨菑自勞軍

勞力到翻

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

以開基

事見十卷高祖四年

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

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

難於信也

勅渠京翻

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祖詔衛尉

不聽為仇

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

張步前亦殺伏隆

事見上三年

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

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

謂三年冬奔從帝幸春陵自請平齊也

常以為落

落難合

賢曰落落猶疎闊也

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

追張步步犇平壽

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翻

蘇茂

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

耿弇走之

事見上三年

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

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

賢曰負託也再言負者愧之甚也

帝遣使告步

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

降戶江翻

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

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

傳直繼翻

而勒兵入據其城

平壽城也

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

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

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

地理志安丘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丘縣宋白曰

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城漢為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公所居也

與妻子居雒陽於

是琅邪未平

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

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

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

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

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

降五校餘黨

校戶教翻

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

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初

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

陸機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

堂長十丈廣三丈

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

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疾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

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

賢曰勞其勤苦

也勞音力到翻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

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

也遂辭出投劾而出

賢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

也効戶

樂翻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

姓諧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食采

于隨曰

朔方人田颯

颯音立

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

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興俱入塞都九

原縣

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

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關

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

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治直之

翻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

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

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隗囂矜已飾

智每自比西伯

西伯文王也

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

論語載孔子之言

武王八百諸

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

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昭速

速不速之速明召也

禍患

昭明也

無乃不可乎囂乃止

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

賢曰病猶難也

時關中將

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

數所角翻下同

帝以書示囂因使擊

蜀以效其信

效驗也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盧芳自稱劉文伯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

于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

帝與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

帝以囂

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

朝直遙翻

許以重爵器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

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器遣子入侍

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下同

器

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

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賢曰鐫謂鐫鑿也鐫子全翻

鄭興

因恂求歸葬父母器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

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

為于偽翻

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

留是以親為餌也

賢曰猶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焉於虔翻

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器乃令與妻子俱東

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

上林苑中帝許之

將如字

器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

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器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

喁喁

賢曰喁喁魚口向上也音魚容翻

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

所厝

事見上卷元年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

數而欲牽儒生之說

賢曰儒生謂馬援說器歸光武余謂儒生指鄭興班彪等

棄千

乘之基

列國之賦兵車千乘乘繩證翻

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

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

為子偽翻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

養士馬

畜許六翻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

不成其敝猶足以霸

前書徐樂之言

要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

失執與蚯蚓同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罷

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

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

質音致

猶負其

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

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

賢曰本朝

謂光武也今壘書數到

數所角翻

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

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

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

賢曰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

卒有非常

之變

卒讀曰猝

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

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于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王莽

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

賢曰交趾郡今交州縣也南濱大海輿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

析兩足並立則交相應劭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趾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信時已開朔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趾也七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州

峯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固不可指唐交趾一縣而言也

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

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

行詔命

屈其勿翻

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

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

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

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千五

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

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

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

里交趾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夏戶雅翻守式又翻

下同錫光名

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

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

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

百八十里復扶又翻任音士

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

守焉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

處昌呂翻

會古外翻

黨入見伏而不謁

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見賢遍翻

自

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

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

廷

見賢遍翻

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

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

幾居希翻臣願與坐雲臺之下

續漢志曰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

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

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

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

少詩照翻

及即位以物色訪之

賢曰以其形貌求之

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

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

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

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

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

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

復扶又翻

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

言以疾篤稽留道上不進于行也任音士

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

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楊雄方言曰屑屑不

安也秦晉曰屑屑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于家

郭景純曰往來貌

卒子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

恆翻

樂音

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

洛

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旁國拒

匈奴

旁國猶鄰國也

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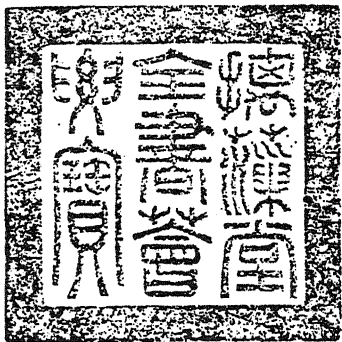
王莽之亂西域攻沒

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

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實融乃承制立

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

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
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

役比豐沛

復方
目翻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

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復李憲吳漢等拔胸斬
董憲龐萌蓋復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

東平也拔胸之上逸拔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積

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

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

公孫述屢

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

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

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

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

王莽何足效乎

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

君非吾賊臣亂子

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

卒讀曰猝

君日月已逝

謂已老也

妻子

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

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荅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

戰

邯下甘翻說翰芮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何則前死而成功

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

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

用翻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

此時推危乘勝

推吐雷翻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

師章句賓友處士

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賢曰以器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

不為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

賢曰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覓翻

使西州豪傑

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

潰

沮在呂翻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

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

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

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

誘音西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瓚曰巫山在今

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

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

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武王伐殷八百

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

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

東帝謂光武

驅烏

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

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故

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

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

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

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

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

縣官名少嘗為郎

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
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習漢家故事

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

數縣

犍居
言翻

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

先王于
況翻

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為述亡
國張本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

帝起

兵徇潁川異
降以為主簿

為吾披荊棘定關中

為于
偽翻

既罷賜珍寶錢

帛詔曰倉卒蕪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

事見三十九卷
更始二年卒與

同粹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

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

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亦願國家

無忘河北之難

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旦翻

小臣不敢忘巾車

之恩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申屠剛

杜林自隗囂所來

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

年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三月公孫述

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已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

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

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

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

閣敗絕

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

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

述性嚴酷上下

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

須待也孰

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帝知其終不
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

為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郡國志長安在雒陽

西九百五十里 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

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歙許及翻

璽斯氏翻疑疑難故 事故也復扶又翻 事久允豫不決賢曰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

行貌也音淫余按允讀與猶同毛晃曰允字從犬曲 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允豫之允音淫者誤也 歙

遂發憤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

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囂子恂字伯春

贊曰：日翻賢曰：委贊猶屈膝也。又音擊。

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

邪因欲前刺囂

刺七亦翻

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

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

邯下甘翻

囂將王遵諫曰

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

來歙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

外兄使疏吏翻

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

析骸易子之禍

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

以伯春之命哉

重直用翻

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

游說皆可按覆

行下孟翻說輸內翻

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

其言

偽為于翻

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

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

伐木

塞道

塞悉則翻

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

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

偽為于翻

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

難乃旦翻少詩沼翻

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

所部郡縣名考覈其實也

省減吏員縣國不

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

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大

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

翻下

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為

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

數見換易

卒與粹同數所角翻

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

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

劾戶縣翻

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

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天於紹
翻卒讀

曰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

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三十年為一世
世治直吏翻

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

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

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

稅一今依景帝故
云舊制見賢通翻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

賢曰

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
今幽州新平縣漆水在西

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汧

賢曰汧水

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
今隴州汧城縣南汧苦堅翻

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

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

隴

行姓也姓譜周有大
行人之官其後氏焉

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

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

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怛怵小利

賢曰怛怵猶慣習
也謂慣習前事而

復為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
慣怛復為之也怛尼丑翻怵音逝

遂欲深入若得柁

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

孫武子之言

今先據城

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

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

卒讀曰猝

巡軍驚亂奔

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

耿定等悉畔隗囂降

長知兩翻

詔異進軍義渠

義渠縣屬北地郡古義渠

戎地也

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與隗日逐王北地上郡安

定皆降

與音郁隗居言翻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

託先后末屬

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

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

將帥守持一隅

復扶又翻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

事見上卷五年

自以

底裏上露長無纖介

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

而璽書盛稱蜀漢二

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

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

之人

分扶問翻背蒲妹翻

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

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

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

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

為平高今原州縣

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

姓譜席其先姓籍避
項羽諱改姓席氏

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之

甚厚

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

融乃與隗囂書曰將

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賢曰謂漢遭王莽篡奪也

守節不

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

為此也

為于偽翻

而忿悁之間

悁恚也吉縣翻躁急也

改節易圖委成

功造難就

委棄也就成也

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

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

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

易以鼓翻下同

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則北入丈伯耳

夫負虛交而易彊禦

負恃也易輕也

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

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

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是使積疴不

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

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

怨

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將以為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置不納

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䟽請師期帝深嘉美

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

大破之

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種殺金城太守據其郡囂賂遣封何等結盟欲發其衆零音憐

因

並河揚威武

賢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

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

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

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

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

元

張元隗囂使刺七亦翻

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

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

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

為于偽翻

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

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

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

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

為陳禍福

說輸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

諸將使
誅而來

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

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

天下表的

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背

翻妹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遺于季翻

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

賢曰

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

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

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所謂以丸泥

封函谷關也

問古

過

存伯春

存存問也時因囂子恂於河內伯春恂字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

號戶刀翻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

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

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

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即其所常言以

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

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

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

為顏乎

言將有慙色也

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

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

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

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

人共說季孟

牛邯字孺卿說翰芮翻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

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

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

春卿事李孟外

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

友邪應有切磋

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

豈有知其無

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

賢曰萎腰與弱也萎音於罪翻腰音乃罪翻咋

吐格翻齧也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賢曰以食為喻少詩

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

州言

為于偽翻

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

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

援咸敬重焉

更工衛類

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

卒讀

曰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

此因王元隴坻之捷而有嫚書也

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

小杖則受

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

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

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扶復

又翻汧

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苦堅翻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

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

今若束手

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

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

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使疏史翻

匈奴與盧芳為

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

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

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

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

漢官儀曰

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戍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

公孫

述立隗囂為朔寧王

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

遣兵往來為之援執

張形執以

為之援也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

書者不得言聖

上時掌翻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

政則謫見日月

賢曰謫責也音直草翻見賢通翻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

處位

處昌呂翻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

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

賢曰濟成也

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

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

疾

亢苦浪翻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

意洪範之灋

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

帝躬勤政

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夏四月壬午大赦五月

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大司農江馮上言宜

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

者帝賓臣者霸

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

故武王

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

禮太宗假宰輔之權

賢曰蕭何為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

召責鄧通孝文令人

謝嘉故曰假權也

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

以偷天下

操干高翻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

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晃

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

罔密濫峻大臣無

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

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

身為世戮

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酒泉太守竺曾以

弟報怨殺人

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屑等

自免去郡實融承制

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

更工衡翻彤余中翻

秋

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

漢陰槃縣地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

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

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

六年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異

即先據柵邑破巡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柵邑也然則馮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巡實至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此即隗囂傳所書秋置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者也據此是囂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之且傳云囂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柵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

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

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

降戶江翻下同

拜太中大夫

封向義侯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

朔方太守田颯

颯音立守式又翻下同

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

前代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

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

讖楚諧翻

與

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

好呼到翻斷丁亂翻

何如對曰

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

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

政治清平

治直吏翻

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

修治陂池

治直之翻

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

比薄必翻又毗至翻

時

人方於召信臣

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

南陽為之

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畧

陽賢曰畧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畧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

初中改為隴城時隗囂居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

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

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子

以祭天金人為金氏

囂太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

喜曰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易以

吳漢

等諸將聞歙據畧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

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

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

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

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塋崗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

牛

邯鄲瓦亭

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杜佑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

關蕭關漢朝邯鄲地邯下甘翻

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

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

斷丁管翻下同

囂盡銳攻之

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

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車鞞

鞞在馬音盾

帝不從西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兗豫未決

兗與猶同

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

必破之狀

說如字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

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

竇融率五郡

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

月氏為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

去者保南山號

輕重五千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

與大軍會是

小月氏音支

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

朝直遙翻

融先遣從事

問會見儀適

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見賢遍翻

帝聞而善

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

殊異也絕也謂待之

之禮異絕於羣臣也

遂共進軍數道上隴

上時掌翻

使王遵以書招牛

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

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

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為縣名誤矣

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為漢陽

而田弇李育保

上邽

上邽縣屬天水郡
龔舍古舍翻

畧陽圍解帝勞賜來歙

勞力到翻班坐

絕席在諸將之右

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

賜歙妻縑千匹

毛晃曰縑并絲縑又絹也

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謂必不歸降如黥布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

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

融封安豐陽泉

募安風四縣皆屬盧江郡

弟友為顯親侯

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

縣東南帝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竇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三曾助義侯梁統成義侯史苞襄義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

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數所角翻下同

詔報曰吾與將

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循撫也

順也無擅離部曲

離智力翻

賴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

兵亦叛京師騷動

郡國志賴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

帝

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郭憲字子橫

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復扶又翻下同

每一發兵頭

須為白

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通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

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

近其新翻

當以時定惟念獨

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

賢曰狡猾也間古覓翻說文曰誑亦

誤也音卦如聞乘輿南向

乘繩證翻

賊必惶怖歸死

怖普布翻

臣願執

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恂前為潁川太

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

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

社師古曰
長讀如字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降戶江翻

東郡濟陰盜賊亦

起

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濟陰郡在雒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

帝遣李通王常擊

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

東光縣屬渤海郡賢曰今滄州縣

威

信著於衛地

東郡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

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璽斯氏翻

戊寅車駕還自潁

川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宏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

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楊廣死隗囂窮困

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呼

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偽為于翻

願諸軍亟

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

刎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曰諸郡

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

沮在呂翻敗蒲遠翻

宜

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

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

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

卒讀曰猝

鼓譟大

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

呼火故翻
陳讀曰陣

元

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

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

重直用翻
蓋古盍翻

囂出

兵尾擊諸營

尾擊謂尋其
後而擊之也

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

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

汧口
堅翻

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

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為于
偽翻

校尉太

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

姓譜唐叔虞之子受封於
河內溫因以命族又卻至

食采於溫號溫季因為族據序傳序為護羌校尉行
部至襄武為苟宇所獲考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

序為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為
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宇曉

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

以節搃殺數人

搃職瓜
翻擊也

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殺無令須汙土

汙烏
故翻

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

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十二月高句麗王

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

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
號句音如字又音駒又巨俱翻

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

潁陽縣屬潁川郡

詔馮異并

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

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

歌投壺

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

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臨

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

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

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

復扶又翻下同

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

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

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閹人矣

至葬車駕

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

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遵為征虜將軍

衛尉鉞期曰陛

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

言帝念祭遵屢以為言羣臣愧不如

遵各懷懼也鉞音姚

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

鄭康成曰糗糒大豆與米也糒

乾飯糗去久翻又

恚憤而卒

恚於避翻卒子恒翻

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

丘救翻糒音備

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

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

守程況將數萬人下江關

任音壬

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

及夷道夷陵

五年岑彭留馮駿軍江州分屯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

因據荆門虎

牙

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

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山上橫

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以絕水道

關樓范書作闕樓猶今城上敵樓也

橫徂官翻叢木為柱曰橫柱又作管翻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

塞悉則翻

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輶轅

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緱氏山輶轅山輶

轅坂並在雒陽之東
南緱工戾翻轅音環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

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

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

縣水經註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嶽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匈奴救之漢軍不

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

鈔楚交翻

詔朱祐屯常山王常

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

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

監古

衛翻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

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息氣也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

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
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
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
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

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賢曰繁時縣屬鴈門郡今代州
縣時音止余按唐代州繁時雖

存漢縣名然
非古繁時也

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

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

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

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今

涼州部皆有降羌

降戶江翻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

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被皮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

八翻為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

幽州

于偽翻

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

應劭

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

治其怨結

治直

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教翻

之歲時巡行

行下孟翻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

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

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盜殺陰貴人

母鄧氏及弟訢

訢許
靳翻

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

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
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舊也

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陳之功

復扶又翻
陳讀曰陣

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

天下缺望

賢曰缺音羌志翻前書音義曰
缺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

誠所不願帝

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

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貶睨公主

取讀
曰娶

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

深自降挹

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

卒不為宗親求位

卒子恆翻

為子偽翻

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

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

附農者附於農籍也

召讀曰邵

因自劾專命

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劾戶舉翻

帝不以咎之後宏吳

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驛

不絕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

拘彌即前漢之

并采唐曰寧彌西夜國去維陽萬四千四百里

而使康兩子王之

王于况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萬

人出高柳擊賈覽

復扶又翻

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平城

下

平城縣屬鴈門郡

破走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

馮異傳云封異陽夏侯賢

曰夏音賈馬武傳未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陽之夏

戶雅翻

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

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

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

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異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

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

帝之上隴也遣馬援

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
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

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

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

賢曰從
雒陽至

高平長
安為中

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

以制四方也

從千
容翻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

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

寇恂往降之

降戶江
翻下同

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

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

使

使疏吏翻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

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

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

謂文死則峻亡其膽也

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

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

徙諸隗於京師以東

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疆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

後隗

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種

寇金城隴西

零音憐種章勇翻

來歙率蓋延等進擊大破之

蓋古

蓋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飢乏隴右遂安而

涼州流通焉

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路流通

庚寅車駕

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

有二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己酉

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

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 岑彭屯津鄉

數攻田戎等不克

數所角翻

帝遣吳漢率諸虜將軍劉隆等三

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

船數千艘

艘蘇遭翻

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

棹卒持棹

行船者也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

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為彭

征南大將軍故稱為征南公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

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

流而上直衝浮橋

上時掌翻

而櫓柱有反杷鉤

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

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

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

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

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

自率

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

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川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

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

勞彭復讓不受

勞力到翻復扶又翻

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降戶詔江翻

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

號付後將軍

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

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

卒讀曰猝

留馮駿守之自引

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

賢曰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

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

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

協翻平曲地闊

橈繼進

爾雅曰橈謂之橈露橈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橈音饒

夏先零羌寇臨洮

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憐洮音韜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

郡國志隴西郡在雒

陽西二十里 擊先零羌大破之 公孫述以王元為將

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

武都郡

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

辨皮寬翻

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

未殊謂未絕也刺客

七亦翻

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

虎牙何敢然

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

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

國

中竹仲翻下同

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

而反

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

強起受所誠

強其兩翻

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

日入而羣動息故甲

夜謂之人定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

何人謂不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

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稱尺證翻

夫理國以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

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

為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

賜教督

被皮義翻數所角翻

投筆抽刃而絕

凡為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

絕矣帝聞大驚省書攬涕

省悉景翻

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

將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乘繩證翻

趙王良

從帝送歎喪還入夏城門

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

與中郎將張

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

百官志城門校尉掌雒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

人邯下

甘翻

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

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朝廷肅然

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吏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

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雒陽朝會與三府掾同

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嘗

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

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弘

農霸陵縣屬京兆行下孟翻

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苟諫冢

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

帝聞之意

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

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

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

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

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行下孟翻

帝意乃

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

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廣漢縣屬廣漢

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磐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注曰江

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

岑彭使臧宮將

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

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綿竹縣北即臧宮遡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泝都江而上

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賢曰武陽縣屬犍為

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
駒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
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曰漢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
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

都數十里

賢曰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

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為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又置廣都縣於舊縣南一十二里

執若風

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

帝紀作沅水此作沅承臧官傳之誤也賢曰水

經注曰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

臧官

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

望成敗

復扶又翻

宮欲引還恐為

音去聲

所反

賢曰反音翻

會帝遣

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

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

幟昌志翻騎奇寄翻

挾船而

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

呼火故翻卒讀曰猝

登山望之

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

濁

偽為于翻

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

降戶江翻

盡獲其兵馬珍寶

自是乘勝追北

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

也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

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

藏宮傳作平陽鄉此逸平

字水經註曰藏宮泝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王
拔綿竹涪水經綿竹縣北則平陽鄉當在綿竹縣界

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
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
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
以憂死

省悉景翻少詩
照翻復扶又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

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

刺殺之刺
七亦翻

太中

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

齊秋豪無犯卬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

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
元年卬渠恭翻任音壬

會彭已被害

被皮
義翻

帝盡以任貴

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

偽為于翻

馬成等破河

池遂平武都

郡國志武都郡在雒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

屯聚冠鈔拒浩疊隘

零音憐種章勇翻鈔楚交翻浩疊音告門

成與馬援深

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

金城破羌之西

破羌縣屬金城郡賢曰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

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為湟水

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

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

易以鼓翻

其田土肥壤

賢曰無塊曰壤

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

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

為于偽翻
長知西翻

起

塢侯

字林曰塢小障也
字或作鵠一古翻

開溝洫

洫況
域翻

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

樂音
洛

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

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

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上時
掌翻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

過古
禾翻

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

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